

兩朝憲章錄

兩朝憲章錄卷之二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吳瑞登編

嘉靖三年甲申春正月丙寅朔 南京地震有聲 庚辰

兔上元節宴 壬午五星聚于營室 丙戌南京刑部主

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大畧言 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

之主當考 興獻帝母興獻后并錄席書方獻夫之疏以

聞 上曰此禮關係綱常便會文武群臣集前後章奏詳

議尊稱及合行典禮以聞 二月庚子翰林侍讀湛若水

言臣以經術事 陛下言讀易至屯否二卦夫屯者陰陽

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下詔

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

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

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飢相

食、殆無虛日、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

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今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

願以賢大臣為之統領、博求明先王之道者、而侍文華、講

磨聖學、䟽下所司、丙午、大學士湯遂和乞致仕、許之初

以大禮不合、及諫織造忤旨、力求去、戶疏遂乞、戊申、禮

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上諭

曰、正說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眾論

詳議以聞 乙丑翰林院修撰舒芬言 昭聖慈壽皇太

后聖旦乃 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

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恐大輕重况近因

陛下於所生有加稱之儀若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

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以芬出位妄言命奪俸三月 已

巳翰林編修鄒守益等言 太祖至於歷聖相接之統不

可一日不續特以 武宗為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 孝

廟母昭聖以續正統至於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于

私親不可謂不隆矣乃八加以 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

號則于正統畧無分別伏望 興獻帝尊號避 皇考之

卷之七十一 禮部 禮部 禮部

熈存始封之號庶于正統下至僭擬 上不悅以守益出

位妄言而責唐臯張翀本公阿意朋言各奪俸三月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

知 恭穆萬萬不可入 太廟矣 太廟既不得考 恭

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 太廟哉此其說

之自相矛盾者也 疏下所司 戊戌吏部尚書喬宇等合

上疏言頃罷汪俊召席書取張璫桂慕黜馬明衡等舉措

異常中外駭愕以一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

離骨肉外間君臣且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陞為尚書百

餘年來所未有者乞收回成命疏入報聞 戊戌兵科給

事中陳時明言宣大甘州相繼告變內地歲凶民困設有
不逞者跳梁于其間一呼成群此土崩之勢也宜及今選
將練兵教之射藝國初南京設大小教塲五軍將士求樂
初既有五軍又有三千及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留守山
東河南大寧四都司輪班官軍隸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
三大營精銳分十二營團操每營官軍萬人今徒冊籍在
耳請命本兵大加簡閱三營將士聽征為一等聽選為一
等老弱工役為一等而上下其月糧又軍必有選鋒每營
各拔其驍銳者三千人為遊兵若先鋒則選邊將善戰有
謀者署遊擊令自選邊職數十人為領哨把總管隊官選

夜不收工劫營者數十人以教營士遇警即出又京營操
練毋具虛文毋拘成法使各以已意教戰務有實用此固
伐謀之上兵也兵部以所議皆切時務請先行選軍而後
團營三歲一閱 詔從之 壬寅戶科給事中鄭一鵬奏
各宮日進月進數倍于天順時今歲災用缺往往借支太
倉而清寧宮仁壽宮未央宮每有多餘分饋戚里繼富益
奢不若留寺供應以張母后之德凡諸猪羊油麵請勅監
寺諒減 上曰祖宗朝嘗因天變減膳他宮勿動乾清坤
寧二宮暫減十分之一歲豐如故 禮部上議以為宜罷
大內建室之議立廟安陸 上曰朕本生 聖母躬親奉

侍而本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
黨同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 春
先殿西室所司其亟脩葺以盡朕歲時迫切之情禮官即
諏日具儀仍執違旨者罪無赦 己酉恭上 昭聖康惠
慈壽皇太后尊號次日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 庚戌都
御史吳廷舉上言大禮宜類編成書成我 明一經正前
代之繆時大禮已定 上報聞禮科給事中張僑劾廷舉
首鼠兩端陰附和詔劉祺又列廷舉欺罔九罪不報 金
星晝見於中位 乙卯御史盧煥以災變上言腹心之深
憂者四一君身不脩二言路不通三命計不當四財用不

足根本之深憂者三、一京庫虛匱、二輔衛貧困、三太倉乏
儲、咽喉之深憂者一、言、亘大洮岷虜患並起內地民窮迫
而為盜恐生他變、䟽下所司、戊午禮部左侍郎吳一鵬
上言四方奏報自二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二、地
震者三十六、各雷電雨雹者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產
妖者各一、民飢相殺食者二、非常之變倍于往時、願 陛
下躬行明詔以先群下救疾苦罷經營信大臣納忠諫以
回天意、上曰覽䟽朕心惻然事屬朕躬者朕自畱之有
司其尚交修以弭天變

臣按我太祖因水旱飢荒或以四事自責或以四

鼓步禱或秋糧盡行蠲免 成祖詔求直言 宣宗

以為昧於省過是皆實能脩省故天心眷顧為我

明聖主何嘗待群下之奏疏而後然歟 世宗時天

鳴暴風變于上矣地震山崩變于下矣妖產食人變

于中矣此輔臣禮官不能變理之過一鵬類數而言

之能使 世宗惻然自悟與魏相不隱災異李沆日

奏異聞相同蓋恐其君富於春秋或生驕恣故為此

危言以悚動之耳吁亦得告君之體矣

五月乙丑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以致災變

所由起引為已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 上謂大禮已

定神巧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鎮撫司拷訊已已大學士王
鏊卒賜齋糧五十石廩布五十疋贈太傅謚文恪鏊日侍
孝廟講讀會東宮將出閣尚書馬文昇請簡正人以端
國本首薦鏊陞吏部右侍郎虜囚火篩入寇鏊上籌邊八
事多見采用正德元年召入內閣改武英殿武宗初踐
祚尚書韓文率諸大臣伏閣請誅逆瑾等上詰問衆相
顧莫敢先發鏊獨言瑾等為亂本不可不亟除瑾以是憾
鏊鏊亦自度不能久于位遂力求去居間十餘年海內想
望其風采嘉靖初特遣使存問鏊以疏謝因陳講學親政
二事詔嘉納之至是卒年七十五鏊幼穎悟不群問學贖

博為文春容爾雅當世式之其立朝大節卓然可觀士大夫感惜其用之未究云 壬申 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

德殿奉安 獻皇帝神主 甲戌吏部尚書喬宇言通者

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為

諫况茲天氣炎蒸法司罪人俱蒙釋減若此文學侍從之

臣必在矜恤疏入報聞 六月辛亥吏部員外郎薛蕙上

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辯一篇 上以蕙出位妄言令鎮

撫司逮治拷訊璵等同上疏條為十三事疏奏留中 七

月吏部尚書喬宇引疾乞休 上俞允之至是許中劉隅

各疏言宇忠節清望冠于一時昔守留都值宸濠構亂有

保障之功。今任銓衡，素風淡泊，門庭生色，正清朝所倚任者，不宜以一辭遂聽其去。上曰：朕未嘗不用宗字，自以疾求去耳。丁丑六月，尚書秦金等各以疏極言。章聖皇太后尊號不當去本生二字，疏入，俱留中。於是大學士毛紀、石璵並疏本生二字，尤為業要，不宜輕有更易，得報有旨。戊寅，群臣以前跡不下朝，罷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于內。上遣司禮監官傳諭群臣仍伏不起。上命錄諸臣姓名，孰為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等八人詔獄。于是修撰楊慎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上大怒，命逮

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獄拷訊

已卯奉冊寶上

太后尊號冊文曰子皇帝

甲申奉迎 恭穆獻皇帝神主至京師奉安於觀德殿

已丑大學士毛紀復疏乞休 上允之 八月丙午晉府

西河王奇溯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仰祝天地中其泉湧

出飲之病愈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

毀骨立宮墀古栢生奇花二朶異香襲人人以為孝感至

是晉王上其事下所司勘實命勅獎諭 九月癸亥今天

下罪囚應議拆贖者皆輸粟預備倉以需賑濟丙寅始定

大禮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

西華書局影印 卷之七 漢書 漢書

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

母 詔諭天下 命給皇親王田伯蔣翰指揮蔣壽文榮張

楫等地頃 已巳先是錦衣衛百戶俞賢以太監俞泰義

子傳陞管事兵科叅論謂宜裁革兵部奏言祖宗舊制武

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黃緣乞陞則 孝廟之

禁例而查革冒濫又 陛下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曾無

公家之勞又非太監子姓以錦衣管事之銜而加之僕隸

廝養之輩輕襲名器紊亂典章乞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

端得報有旨 庚午大同總兵桂勇請罷張文錦所達聚

落高山二堡撤回戍守官軍以安衆心詔從之 辛巳御

批

史王木以大臣相繼罷去乃疏薦大學士楊一清尚書王
守仁言今欲興道致治非二臣不可章下所司命漕運
輕齎銀兩悉給運軍支用不必扣取羨餘過淮之日總兵
與都御史驗封給與十分之三以為沿途費其餘待至濟
御史員外等俱驗給之完糧之後各衛所官具報支銷數
目有朦朧侵欺者聽運軍陳訴從重遣戍把總官失覺察
者降二級回衛差操着為令甲申上以大同宣府糧
儲告乏命戶部及今兩鎮有年亟發太倉見銀粟太僕寺
馬價各十五萬遣官和糶分貯鎮城以備支用有虛數射
利者按其罪甲辰新定運糧軍行糧隨正交兌之法官

軍便之惟蘇松二府原無額坐江北行糧勢難加派于是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糧免解民運納到倉即在水次兌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糧淮陽等府原坐常盈倉糧就近改鳳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糧數庶起存之數兩不相虧戶部覆議從之 吳廷舉言內官監監收白熟粳米額外科索無厭大率正糧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單雖屢經詔旨而該監科索如故戶部請命巡視光祿等科道官帶管訪察奸弊以聞 上曰然今後內官監收糧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有仍前科索者如法究治巡視科道官不必帶管

臣按宮闈朝署所仰給者蘇松常嘉湖五府運糧而所運之中糙者屬之於軍白者屬之於民軍之行糧皆民所辦而運不與焉猶可解其苦也乃白糧者總部糧長費船夫脚價動以千計往回交納動經踰年洪閘之所停留風雪之所漂泊推輓到京蓋妾身家可保矣而該監科索不足其欲不收不獲其單不遺迫勒多端抵貸無措籲天哀訴誰則憐之豈知正糧一石船脚已費二石而監復倍之斯民幾何而不窘且死也幸而吳廷舉建言于朝而世廟加耗一斗科索者如法究治則五府之民其少甦乎然必科道

帶管庶有所避忌則法可永久不然奄人無厭之心
稍寬則復肆而良民有限之財愈取則愈急將見國
步因之矣矧今五府地方旱則震澤涸輒涉則滄溟
肅溢春辦正糧且不能給而况額外科索乎願 皇
上以五府為腹心以總部為子弟而勅諭科道痛加
究治則瘡痍憔悴孟子以為猶解倒懸矣

十一月甲子吏部右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聞大禮之議
群臣有廷杖死者乃上疏曰群臣有罪宜悉下司寇問理
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斷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儻斃
雷霆之下偶傷日月之明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傳播天

下書之史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詔下禮部議聞丙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言

前大同之變若先有總制大臣控治宣府則大同軍士必有所憚而不敢肆撫臣將官亦有所仗而徐為計其禍可弭也土魯番入寇甘肅若先有總制開府蘭州檄至即發兵阻遏則地方不至殘破而王師不勞遠征今大同人心猶多反側河西番虜尚為跳梁請勅兵部會舉才望大臣二員一總制宣大一總制陝西三邊假之權宜重權三年責其成功庶內變可消外患可靖兵部覆議宣大總制有侍郎臧鳳故事陝西總制有侍郎李鉞故事孟春所奏可

從

上是其言

已卯詔胡璣總制宣大軍務相機撫勦

定賞格擒首惡者賞銀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二

百兩陞二級擒脅從者事平之日亦各給銀三兩璣請發

布三萬疋羊皮短襖千領分賚從軍之士上曰大同亂

軍雖凶悖皆良民朝廷不得已而用兵止除首惡餘皆不

問戊子初壽寧人張廣犯斬罪以矜疑免死發充邊衛

永遠軍未遣死獄中例當遣其子金鳳頂補御史簡霄言

廣以情輕減死今繫死已足抵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

孫也請免金鳳發遣刑部覆請上是其言詔金鳳免補

解今後除反逆外凡減死充永遠軍未遣而死獄者俱免

勾補著為令 十二月辛卯大理寺右評事常高臣言臣以迂平庶獄為職請詳獄之大者群臣以大禮忤旨調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謫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編修王恩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非輕願 陛下大奮明斷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 上以高臣賣直沽名率意瀆奏令降二級調外任戊戌遼東妖賊李真陸榘等聚眾謀為不軌突入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臣以聞 上命各鎮巡官嚴限逐捕優卹王冕 已巳總聚宣大侍郎胡瓚承勅誅捕首惡移文總兵桂勇密令千戶苗登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

勅旨斬首梟示隨撫保五堡軍士人心稱快越二日堡軍
郭巴子復起拒城殺桂勇家口十餘人燬其居衆拔勇至
賴朱振營求得脫又攻苗登等燬其家于是瓚言亂軍乍
順乍叛反覆不常必天兵臨境設法禽獲乃可底定上
曰胡瓚暫駐宣府候有惡盡絕人心已安即日班師上
命陝西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該部議才優望重者往于
是推大學士楊一清兵部尚書彭澤南京兵部尚書王守
仁上命一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提督軍務

嘉靖四年正月庚申朔提督軍務侍郎胡瓚言大同天
兵壁境渠魁已擒必鎮撫得人庶可整頓綱紀今所賴以

坐鎮叛孽者獨總兵桂勇朱振耳若巡撫都御史蔡天祐
畏縮涕泣專事姑息臣恐不足以消禍本而靖邊鄙也

上降勅切責天祐令與朱振勉奮後功 乙亥巡撫寧夏

都御史張璠請加給邊儲戶部議以淮鹽八萬引山東小
引益肆萬引各定其價召商中鹽收買芻糧貯之要地以
備客兵夫用務禁權貴奸商占窩之弊報可 戊寅賜兵

部主事王冕祭一壇贈光祿寺少卿初冕遇陸雄之難其
母先為賊所傷冕挺身救之已而賊勑冕從冕罵賊以死
兵部狀其事請卹之 一念其忠孝可嘉故有是命 庚

辰總督漕運胡錠疏陳六事其一言淮安鳳陽以地地高

宜穀粟而少塘堰一遇亢旱則坐觀枯槁淮揚以東地下
宜私稻而少隄圩一遇水漲則任其淹沒故江北地利不
盡乞勅徐穎兵備官督率所屬躬親相度隨其高下開濬
修築教民播種一如江南則無曠土無惰民而民食可足
其二言山陽寶應高郵江都諸州縣地臨白馬麓社邵伯
黃山諸湖延亘三四百里兼以天長西山諸水時為泛濫
遂至衝决運道田地多棄而不種稅糧無所從出運船亦
往往摧壞其中為患甚鉅乞勅治河諸臣乘時堅築運隄
量度地勢建立平水石閘以為疏洩之計其三言撫屬設
立夫廩十有一所應付往來官船歲無虛日因疲特甚乞

將兩淮鹽引各處截角銀兩盡行禁止令於掣驗所每引
量徵備賑銀一分以濟夫厥以減州縣之夫價以甦奔走
之疲民其四言各衛所官軍舍餘占買民田名曰寄庄
糧不輸遺累里甲甚有田為已業而糧遺原戶歲久人亡
則田去而糧存者往往皆是也乞勅有司清理官軍置買
民田者令供賦役如民其五言鳳陽府先年欽賜會昌侯
曾察敵地界於永城亳州之間地方荒棄為盜賊淵藪宜
給民佃種收其子粒轉發會昌侯家其六言淮安府所屬
山陽益城二縣相去三百餘里中有太湖之險而文匯委
曲尤為蔽匿民多聚而為盜莫敢誰何宜擇道里之中

陝西通志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六

設縣治或照沿海守禦所事體築立墩堡量撥官軍防禦
下戶部議可詔悉允行 丙戌江西巡撫盛應期既陞兩

廣總督乃籍任內所儲預備倉穀數以聞戶部仍請勅天
下各巡撫官嚴督有司用心儲蓄毋事虛文 上從之仍

賜應期銀幣 壬辰提督軍務侍郎胡璣還自大同列
上功狀兵部議璣等討賊未有成功遽爾班師事屬輕率

且叙功徵賞尤非臣下所宜罪在不宥 上詰責璣而賜
桂勇銀三十兩以旌其功 癸巳兵部侍郎鄭岳言山海

關征稅非舊例請罷之 上報騎載肩荷者勿聚征每歲
所入務覈實以為修邊費有侵匿者許巡關御史劾治

復鳳陽府正陽鈔關稅。丙申先是蘇松常三府大飢。

歲賦從緩征計銀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之後帶征至是

巡按御史朱寔昌言凶災之餘方值一稔即輸辦歲賦猶

恐難之柰何復責宿逋重為民困事下戶部覆議朱寔昌

言是原定帶征之數宜派為二分歲征其一若四年以後

帶征錢糧有緩可者宜蠲之。上從其議于是蠲蘇州府銀

三萬八千四百兩草一十四萬包松江米一萬七千八百

石常州米五萬五千石草一萬一千八百包。北虜大舉

南牧復促楊一清赴邊。戊申命都察同知朱勇提督京

城巡檢初勇總兵大同郝通代之勇還會京城多盜復以

勇

委勇 三月癸亥詔留兩淮餘益銀三萬兩支給淮揚各

衙所運糧京操官軍行粮 壬申大同首逆郭苑子韓天

祿等四人助逆焦啞雲馬江等三十四人先後捕獲詔賜

有功人員銀幣有差郭苑子取具罪狀處決仍刻榜面形

傳示各邊 甲戌命修 獻皇帝實錄 壬辰仁壽宮災

一四月戊申光祿寺署丞何淵上疏請立世室崇祀 皇

考下禮部會議 五月甲子泰和伯陳萬言駙馬都尉鄒

景和以被劾各上疏引罪 上復切責萬言景和爵高祿

厚口給非不足乃縱容家人開張店面剥害商民干犯國

憲本當究治然既認罪姑貸之仍令其所司緝治其主事

家人不貸 丙寅禮科給事中楊言等復上疏乞罷世室
之議其畧曰 祖宗身有天下 太宗也 君也 獻皇帝舊

為藩臣 小宗也 臣也 以臣並君 亂天下 大分 以小宗並大

宗 干天下 大統 無一可者 章下所司 丁卯巡鹽御史張

珩請以兩淮運司餘鹽銀每歲貯三十萬於太倉預發三

邊糴買糧章或將原銀貯庫以備不虞部議以宜解太倉

每積銀至十萬兩即照例解報年終類數造冊以便稽查

因言珩勞績卓異宜加旌獎 上命賞珩羊酒表裏 提

督三邊楊一清請准浙開剩引鹽召商糴買隨且屢置以

備緩急 上從之 甲戌廬州府知府龍誥在任修理義

倉置買義田行賑糶賑濟之法又條積蓄便民八事戶部
覆議得旨龍誥留意備荒有裨仁政加官一等所奏事宜
果便利通行各府有成效者具奏加陞如例 順天府東
安縣濰縣兩電如鵝卵自未至酉大殺禾稼 乙酉初禮
官會議別建一廟奉祀 皇考已得旨旋以疏內有云

獻皇服畫與 考廟一同復遣中使諭禮官查議議上

上曰 皇考止生朕一人今已入繼大統別無奉祀嫡嗣
必特立一廟以後子孫世世獻享不遷伸朕孝思 六月

庚子進 武宗毅皇帝實錄是日禘廟興工 七月庚辰

兵部尚書李鉞言織造局太監刀末等奏稱缺乏匠役

昔收用臣等切以為不可夫諸糧與國脉相為流通軍匠與糧儲互為損益查得織染局見在軍匠二千一百六十四名內官監七千八百五十六名併今新收一千五百有奇以歲計之該支糧米一十五萬二百四十石其他監局食糧人役難以數計若使弊端復開則京通二倉所積立可待盡可不寒心哉得旨司設監兵仗局人匠各准收五百名內府匠役從宜量收丙戌命填註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錫俱見任管事故事蔭叙軍職不得管事上念先臣孫燧許遠臨難死忠大節表著故特從兵部請臣按錦衣職掌在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恩功寄

祿無常員自永樂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重焉凡陞叙軍職不得管事為事所關者最降鉅也奈何權貴尊寵冒濫息功甚至無息功而藉勢力者亦得竊據于內其不輕棄朝體誤傷善類者幾希雖屢經劾奏而終不能清合無考其未歷次其等第必如孫燧訕達之後方許見任管事則忠勳良裔可以稱職而彼徒以緣資倖用者必將少止矣噫世宗之初其慎選錫木者蓋如此願皇上法焉

八月丁未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劉永等言 昭聖皇太后父虞仁智殿意或不安以斬修復

庶足以見陛下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世廩平完旬日之間，再難改更。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困苦，殊甚。歎暫停以恤元命。皇伯母安壽仁智，厥亦為宏敞，但孝奉不可一日或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違者罪之。九月癸酉，江西巡撫陳洪謨巡按秦鉞疏言：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河，幸蒙先朝禮聘，受春坊諭德，不仕歸老于家。砥礪名節，有助風化。乞特建祠，本鄉賜祠額。祭文令有司致祭從之。

臣按與河為溍之子，相木敞屨舉動效古，見明道見獵有喜心，益知聖學為必可學。小樓坐臥，收歛身心。

其不為俗所染可知當其承 英宗之聘辭諭德之
官殆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有士如此取其
節焉足矣而世儒議其規卿相之位有傲世之心抑
何好議其短哉然稽之我 明二百年如與強者蓋
不數數得也所謂鄉賢之最者吾誰與歸

辛巳致仕刑部尚書林俊疏言伏讀明詔仰見 皇上於

議禮得罪者若有悔焉臣竊意存恤叙復旦夕必且有命
何至於今猶未聞也臣又惟古者撻人于朝與象庫之刑
必欲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
臣綿衣重襪然且卧床數月而後得痊正德時逆瑾用事

始啓去衣之端。末年諫正南巡，遂死杖下。幸荷新詔收斂，
臣又見成化弘治詔獄諸臣，惟叛逆妖言、好生打恭，問其
餘常犯送鎮撫問法。司議罪今一槩拷問，無復佞非。祖
宗仁厚之意，恐失舊典。疏上，下所司。十月丙戌，初遼東
議修邊墻。夫及四年，又以積雨頽壞。至是，巡撫周璉等復
請修築。上從之。令酌量緩急，以漸脩理。務令堅厚經久。
仍勅戶部以長蘆額益六萬引，山東四萬引，陝西三萬引。
行該鎮關中，以給工費。乙未，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
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賈宏等上言：應天以實不
以文，感人以行不以言。皇上欲盡脩省之實，必存心于

政事加意于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于
科歛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為葑
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
而遠方承領管解之人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
食者冗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况
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為
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錄而不為處決。無冤
可辯者或加優旨而仍令看謫。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
和。此臣等深憂極慮而不能已于言者。又前日 皇上憫
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若因修

省暫且停止亦未為不可也疏入上曰覽疏具見忠誠
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呈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撰旨
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造者
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旨外毋
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為責輕率者
亦宜治戒囚有罪迫生窮民以冤抑致死令法司從公審
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於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世
德殿等工併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孫木侍即王軌來京禮科給事
中疏上經筵三事一言起復尚書羅欽順請告祭酒曾鏗

被謫修撰呂柟皆有行誼通經術可任講幄二言上心
有疑無恥下問宮中所覽書史併賜延訪且無諱亂亡以
存鑒戒三言功貴有恒昔 敬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乃
暫輟今率十月而遽輟且時未甚寒願少留 聖心章下
所司 癸卯戶部覆費宏等議言內府所收江南糧每石
加二倍有餘請勅監庫毋許額外多收 上曰朕念歲災
民困方加意撫恤今後各監庫務遵前詔每石第加耗一
斗多收者罪之

臣按三年十月應天巡撫吳廷舉言正糧一石加費
二石 世宗已有加耗一斗究治多收之旨矣至今

四年十一月己未年美而監庫多收如故毋亦監庫之官幾無定令而科道之官無所覺察也至是乃動大學士費宏之疏此臣所以謂科道不設則監庫終不可制也歟

十一月戊午太監梁棟奏內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乏戶部尚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別無區處至於珠石原中土所產祖宗朝俱有內藏皇上恭

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眾况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上不允令照前年事例採買十二月戊申上有旨再註尚書伊訓併聖祖

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為三冊共成一書後奉
聖諭將臯陶伊訓無逸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
閏
十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癸未兵部言驛傳所以宣布
政令絡繹往來事最浩繁費亦靡厲廩給口糧夫馬船隻
俱有欽定額例而人心玩愒弊源日生竭民之財窮民之
力展轉相傳無有紀極非嚴加禁革則公私俱乏因以驛
傳應革應因事宜條具以聞 上以其有切時弊從之

兩朝憲章錄卷之三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 吳瑞登編述

嘉靖五年丙戌春正月甲申朔 乙酉京師飢民日多詔

養濟院月給米蠟燭旂竿二寺日給食務覈實以惠窮民

丁酉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冰合渡河入

套陝西諸邊皆患之鎮巡等官以聞 上趣提督王憲

程赴任 丙午禮科給事中林士元等劾奏學士桂馨

刑部尚書趙鑑論陳光罪犯至攘臂相加輕蔑禮法莫此

為甚夫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今光言不赦之罪而華

乃欲撓法以遠君忿戾橫於胸臆攻激加于班儻殊失大

臣之度章下所司。丙午大真人張彥頰以府第被災請
賜更造。上命有司造焉。遣內監一人往督刑料給事中
黃臣言頃者趙秦榮三王府災第詔行勸佐計今彥頰所
請未經佑勸輒以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出親王之上
也昔漢樂巴噀酒殿迺而成都火滅。陛下謂彥頰有遺
術而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上詔如前旨。二
月甲申御史雷應龍言光祿寺歲供鷹犬肉一萬六千五
百餘斤。蟲鳥食葉。是為林五千二百餘石。禽獸費民財恐
累聖德。請悉罷之。上曰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
耳目。惟欲慎德而治以安生民。是鷹犬蟲蟻一無所益。每

歲高養乃耗費以萬千計。著該管官查覈以聞。乙丑戶科給事中曾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年其常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邇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濫收銀價，是以國不言虛，遂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為正課，破利生奸。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臣按洪武三年募民輸粟中鹽，二十八年令各處邊方糧缺出榜招商開中納米，至永樂年間淮鹽一引納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商人既獲其利，不憚其

勞故自出財力自召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

墩臺為百世利成化年間遂更其法以為光時納米

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不着

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是以一引之鹽致八引之

利也當時戶部以為實利其法遂更自是商賈撤業

遂鄙荒蕪大壞而不可復救矣豈知商人上納本也

則邊方買米者數邊方既以貴米則農夫種地者多

祖宗設立之善意正在此今以年例納銀銀數雖

多而實益則寡經歷各處所輸已去六七而邊無糧

草其數十倍於前及邊方一旦有警用糧繁費方始

召諭本色糧粟商人觀望不肯中縱有中者所入甚微矣此豈又遠之良策耶伏願 皇上毅然申明

舊制預備邊餉開中本色如淮鹽七十萬引每引中米五斗一歲一中中納不已蓄積充溢不必輓輸之勞不必空虛之患視年例納銀功相萬也或曰開中雖利而商人不行則柰之何昔 孝宗煖閣詰問其

故劉健以為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李東陽以為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呀既寢太倉年例之銀復嚴奏討夾帶之弊則邊方開中何患不及二 祖時哉

丙申甘肅巡撫陳九疇兵部尚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
向因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等處異類雜
居終難輯睦議得肅州北境棄地量與築室修城以安之
未杜後患至是總制楊一清覆議各夷自內屬以來未嘗
為患一旦遷之外地此不比合瓦刺則必西連察台徒是
召蒙未見有益臣謂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 上以
為然令提督尚書王憲轉行鎮巡官曉諭撫綏各保生業
毋致疑貳 戊戌 上御奉天殿策試天下貢士賜龔胤
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辛巳兵部侍郎胡世寧言比者官匠趨金

等五十四人以太監附忠一言盡行陞職 祖采列聖以

來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於

變今官賞既濫則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

無窮之用度也 陛下為 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

不宜有此疏入未報會太監周縉等乞錄故太監譚喬奏

文宗詔從之于是尚書李鉞等驟諫言我 朝舊制武

階專以待軍功管事必由於推選自正德間為權奸所亂

幾危社稷今羣輩未幾而內臣乞陞之奏隨請隨得如

祖宗成憲何如天下公議何 上以陞復官職亦先朝故

事戒鉞等勿復言 五月戊子御史謝汝儀言近日給事

中衛道御史立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頌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擅權輒賜罷斥天下莫不頌

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袞請宥豐熙等罪陛下既命部

臣議上矣俄而復已之臣恐歲月彌深死亡踵至縱陛下

下他日欲憐而用之將何乎御史喬祺論內臣岑大用不

當召還而陛下不聽臣恐起用此輩根據日固成福日

移陛下他日欲毅然去之其可得乎伏願推昔者復衛

道黜崔文之心宥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柝等而叙用

之退玉堂岑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則匹休

古帝王矣章下所司辛丑刑部尚書趙鑑以疾乞休

上以鑑情辭懇切優詔許之特賜馳驛致仕仍令直學給
以月米數石歲夫六名鑑陸辭上特製詩一章書于龍
箋賜之以寵其行舉朝咸嘆鑑有奇遇

臣按大臣進退關國體統進而輸忠於朝使謂其
益固榮也退而休息於野使君仰其高尤榮也世降
下衰干祿固寵者比肩不為聖明斥黜不夫不為臺
省指摘不去以致眷顧日衰公論日暮身立危疑之
地然後不得已而告歸蓋已晚矣趙鑑方屬任用而
即疏乞休世廟重之以在途之馳驛居家之夫米
既已極優而製之以詩書之以箋尤為曠古盛典彼

五 光州方宿
依依於銓轉而不能勇決者宜其視之為竒遇哉

甲辰召用大學士楊一清一清辭之復疏五事一曰聖
孝二曰聖政三曰聽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上優詔
褒答不允辭六月甲子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
一清石瑄賈詠入見宏瑄詠先入上諭之曰卿等昨和
朕詩朕亦為卿等作一詩相勗一清繼至上諭之曰卿
昨歲督邊殊有勞勲茲特召還輔理朕為一詩賜卿卿其
勉之宏等皆頓首謝

臣按太祖御黃閣為宋濂賦醉學士之歌宣宗

御文華為楊士奇等賦樂有嘉魚之句于詩獻和蓋

真有明良喜起氣公笑。太祖曰：但有益於彼，亦何傷。宣宗曰：當以成周君臣自勉。蓋皆有冀望之思，而匪徒恃音律也哉。

世宗平臺四詩，遠追先志而下勵臣工。於宏則以沃心輔德期之，於一清則以政本皇綱賴之，於璣則曰化成在人文，於諫則曰治理須于平。蓋皆因人警戒，所以弼嘉靖初治，宜其有光於祖宗矣。

庚辰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韓文卒，贈大傅諡忠定。文山西洪洞人，為給事中，劾都御史王鉞且辭侵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幾死。後歷南京兵部尚書，歲凶死者

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俵糧戶部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
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
賑正德初憤八黨擅權亂政率諸大臣抗顏極諫劉瑾恨
之矯詔奪文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已又矯詔逮文欲
殺之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罪罰米三千石輸邊瑾
誅始得復官致仕 上即位加太子太保賜誥褒美其詞
曰倡危言以扣闕屹乎山嶽之不搖其奇禍以忘家漂爾
冰霜之不變至吏部議謚則又曰愚同寓子而卒保其身
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計聞 上素嘉其忠亮故卹典獨
厚云 七月壬午朔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儔

言曰廟享重禮無故不宜遣代。列雖親屬貴臣終非氣類相感。祖宗之靈決無歆享之禮。又况臨時差違念皇就位誠敬何在。上以僞妄言奪俸三月。八月乙亥上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且諭及

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今日勉學之勤于是宏等跪謝。九月癸未火星犯太微西垣上將星。辛卯安恭穆獻皇帝神主於世廟。丙午時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問與太學士費宏討論詹事挂夢以為詩詞小技恐勞聖躬。上曰朕學詩娛不妨政務爾言因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

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 庚戌山西巡撫江朝言

宗室蕃衍祿米日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米徵收每石

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博其餘數以補

節年拖欠之數戶部謂其能量入為出樽節得宜請著為

令 十月己未詔修仁壽宮一依先年規制陞巡撫王

為工部右侍郎總督收買大木 壬戌 上親製 皇考

恭穆獻皇帝息紀含春堂詩集序 致仕戶部尚書

卒州由知縣歷今官三十餘年操履清白始終一致

元年懇疏乞休璽書褒美賜馳驛還鄉家居杜門不干預

州郡事與弟大學士是友愛悻睦家庭肅然臨終戒其子

勿求恩澤士論重之卒贈太子少保 庚午上製教一箴
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
宏等疏謝因言此帝王傳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請勅工
部于翰林院蓋亭建立以垂永久仍勅禮部通行兩京國
學併摹刻于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
起 上諭如議行

臣 按我 太祖識人心道心倚伏之幾操而存之罔
敢自暇自逸即其觀心亭所達蓋真得虞廷十六字
之傳矣 世廟留心聖學每與費宏等討論尤當至
是為敬一箴併註程范五箴頒之天下學宮益以廣

太祖之教其為世道原也至矣宜其赫然為中興
令主與

兵部右侍郎張璠詹事桂夢兩疏論大學士費宏專權威
福大肆奸貪極言醜詆章下所司 甲戌詔補故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許進謚褒毅 丁丑翰林院編修孫承恩以
先奉手敕命儒臣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
因取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為法戒者彙括成詩六十
首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時金古韻語 十一月庚子兵部
尚書李鉞卒鉞長於軍旅_初打敵奇中在三邊嘗以數千騎
覆虜衆五萬時稱奇捷卒贈太子太保後十四年子懋

乞議恭簡

壬寅先是

張璠

累劾費宏御史張福

又並劾之

上曰大臣進退在朝

廷費宏之休已有旨慰

留子

犯罪過自有公法

彌恐等各修乃職

毋肆煩瀆于是

吏科都給事中

薛一貫復言

費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六臣

之義固不能無議但其自入仕至今四十年未聞有大過

惡雖其子一時有私顧于宏大節無損

陛下于其累疏

乞休每不之許此

聖君優禮大臣之道也至于張璠

等之為人平生奸險無一可錄特以議禮一事偶合

聖

心自起權以來憑恃寵靈凌轡朝士與費宏積怨已久欲

奪其位而居之其所攻訐非真為國家也近者二三大臣

不體朝廷至意蓋知能去宏而不知不能去璉也知去
宏之易而不知去璉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而小
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慮雖猶可望以君子璉則小人
之無忌憚者臣恐璉之計得行宏將因此動搖群邪之
氣愈增善類之傷無由天下將大有可慮者章下所司
十二月癸亥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修省上言臣觀災
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雨雹
傷稼殪人南北直隸旱荒為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溢遼東
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於江南之人疫江西之
虎怪鄖陽之牛禍屢見疊出尤為奇異豈惟近世未聞抑

亦載籍罕有、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感陽衰所致、以上
下言、則君道為陽、臣道為陰、豈乾綱下移而感禍或不自
上出、與以人品言、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直道難容而
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中國為陽、
四夷為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
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為陽、刑法為陰、豈恩澤壅于下流
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權門、而人無懲戒、與 陛下端拱
九重、委任臣下、然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銳之功、少故
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行者、未必當、當者未必行
是朝廷且未能正、况百官乎、臣願 陛下總覽乾

剛以防欺蔽之奸，並攬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私，則聽斷之間不為所惑。仍戒飭諸司官員，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及及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當及及救援者，幾事至於遺賢之未盡甄舉，忠直之未盡收錄，諛慝之未盡殄除，幽滯之未盡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敢，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為主，民心悅則天道和，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而報之愚悃也。疏入。上嘉納之，遣司禮監官齎勅諭之。一清拜受于家，因以陳謝。甲子，大學士楊一清復條陳修省事。

宜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疏入上曰覽卿奏皆切于修省之實關朕躬者自有處置其餘所司關其條件當春首降勅頒行丁卯兵部侍郎張懋等以試天學士費宏疏凡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奏乞休言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動聖聽又不能曲意以阿依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上命各修乃職共圖治理以副簡任無再瀆奏辛未兵部覆議左都督時源條陳邊務三事一實邊軍以禦外侮言各邊軍士悉因管軍官剝削往往逃竄乃以詭名幼小頂補食糧乞取戶口屯田文冊逐一清

卷之三十一 兵部 三十一 兵部 三十一

查有人者照名頂補無以者從宜揀選不許詭名幼小冒
支食糧撫按平終稽考一蓄馬力以壯軍威言各邊各有
牧馬草場近因權豪侵漁以致馬無牧放倒失數多今宜
一、一清查仍舊收放馬匹經理官員不時點視如有責富
差貧私自乘騎倒死者仍依降級罰馬事例禁治一明賞
罰以勵士氣言各邊報功悉多權要子弟冒功陞賞而有
功者反致隱沒又各邊查勘功次類多延緩有數年不報
以致獲功人員往往奏擾宜分別功次造冊奏繳不許豪
勢權要搶奪要員務紀驗的確即時奏報不許延遲得旨
俱如議行 丙子先是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

兗州以南水勢渺茫田廬淹沒請做求渦河漚塞等處或
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迺按穆湘言兗南
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開一渠河立以壩閘過水發則分
流以殺其勢過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度幾水有所歸不
為民患時大學士費宏亦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
梁以來分為三支或由亳穎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
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
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聞渦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
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
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悉入運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

水耕稼失業。近年租稅無從與辦。官民船隻通無牽輓之
路。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隨濟
隨湧。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湖取道往來。然昭陽湖積水不
多。春夏之交。湖而淺涸。則運道必至沮塞。京師歲數百萬
之糧。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
者。為今之計。必須濶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
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亦得免於漂沒。迺按直隸戴金又
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
濶河。一自開封府至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集
口至滄洲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

池文家傳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黃河變遷
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宿遷
小河一帶併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議遂一挑濬
使之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導而徐州水患可少殺矣
巡按劉欒又言曹縣梁靖口至武家口一十三里黃河淤
塞必須開濬武家口至鴛鴦口一百一十七里即小黃河
原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涸須急疏濬此係河南歸德地方
俱與徐州相連乞行議處戶部覆言宜塞支河之口又相
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

嘉靖六年丁亥春正月己卯朔丁酉刑科給事中方紀

達等劾兵部侍郎張璠詹事相胡璉專攻大學士費宏
 恃寵恣橫宜加切責以崇大體章下所司 戊戌初南京
 御馬監太監牛宣以需索解戶鋪墊銀被劾宣訴稱舊規
 于是南刑部言鋪墊之名乃正德以來積弊非舊規也今
 若聽宣妄引為解則自今內而郡縣有如昔之科歛貧民
 外而邊塞有如昔之扣除糧料謂則皆曰此舊規也並從
 分豁可乎夫東南者府藏也百姓者元氣也宣等者盜府
 藏而損元氣者也 幸 陛下察之 疏下法司 二月口未

錦衣百戶王邦奇陞千戶遇詔削級邦奇以詔出大學士
 楊廷和子深怨望之及奏復舊職又為兵部尚書

抑故又怨澤乃上疏陳邊事誣澤與廷和宜誅此兩人疏
下兵部復上言費宏石珪俱廷和黨得奏欲為彌縫而
廷和子兵部主事博藏匿舊牒令前後奏詞皆不得驗
澤弟彭冲又為交通請託上命下博等獄令廷和臣會鞫
刑科給事中楊言奏却奇心懷怨望文飾姦言詬辱大臣
惑亂聖聽廷和保全神器歸于陛下即所擬條格或矯
枉過直然事專為國今去之未幾禍延子孫臣恐全軀保
身之士皆以廷和為口實詎復為國家任事哉上怒命
逮言與博併問鎮遠侯顧仕隆覆刑部所奏皆虛妄上
謂仕隆徇情回護切責之以楊博隱匿卷宗褫職為民楊

言輕率妄言調外任用，和薛陳言希用降總旗。癸亥大
學士費宏石珪乞致仕許之，宏珪以刑部之誣各跪乞休
再上，遂令致仕。庚午大學士楊一清以貴矣，既去次當
及之，特薦謝遷以代。上遣行人齎勅召遷來京辦事。

中成 上觀朱熹著尤溪縣明倫堂銘自得有述一篇乃

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怪彼之附和者，但可惜者師
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相交為友亦不同焉。少師楊
一清為吾字之師，字受學于一清有年，一旦被熱利之逼
則師之言不從矣。精華為少保，植華之兄則弟不親矣。世
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踈矣。吁！勢利奪人之速。

可垂世戒。楊一清言喬宇不聽臣言。湛若水背方獻夫之
論。是誠然者。且桂華能持正論。而等之舉。多自其兄得之。
未可盡非也。上曰。朕閱大典。有得而本。因嘆兄弟殊途。
桂華桂華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吁嗟之餘。抑揚不平。
近者多事。未暇檢讀。休卿言朕將原稿易之。三月庚辰。
虜寇宣府。入大白陽堡。參將關山戰死。所部卒殺傷殆盡。
巡按杜民表以聞。上以宣府一月連喪兩軍。切責鎮守。
太監王珣。巡撫周金。令立功贖罪。壬午。少師大學士劉
禮。卒。禮洛陽人。性簡。重風節。在翰林。閉戶讀書。不事交
情。既入閣。練習典章。有經濟才。受知孝廟。盡言匡直多。

所采納大漸之日召至榻前受顧命累數十言遺事武

宗會逆理導以遊畋荒政屢弛乞請誅瑾皆不報遂謝政

歸聞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食曰吾死難以見先帝矣

人稱健進退有大臣之節為近世賢相云卒年九十有四

計聞上為輟朝諡文靖戊子少保禮部尚書席書卒

甲午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為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辦事

庚子兵部言舊例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論地派養此外

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

如有倒失雖赦不蠲此祖宗制也一項者有司玩慢漫不

檢數或地歸家右而養馬累於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

至于漸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今以此令順天府屬數地應
天府屬數種有地亡而馬存者即以其馬賣之田主其種
馬昔有而今亡者俟秋成之日以新買補則數年之後馬
可蕃息矣詔如議行 四月辛酉河南南陽府屬舊有漢

丞相諸葛亮卧龍岡祠廟巡撫蔣驥請賜祠額詔名忠武

戊辰 上因講官顧鼎臣講洪範稽疑卜兆與蔡傳頗

異問輔臣楊一清一清言曰臣聞稽疑疇內曰雨曰霽曰

蒙口驛曰克蔡傳釋卜兆以雨為水霽為火蒙為木驛為

金克為土鼎臣以所釋非所欲以驛為土克為金 皇上

為說以客之蓋先主蔡氏所註而於鼎臣之說亦有取焉

南明書卷之六十一

臣按漢儒孔安國曰龜兆形有似兩者曰雨有似兩止者曰霽蒙闇陰也驛氣絡繹也克交相錯也至宋儒始衍其義為水為火為木為金為土夫三才之數以五為中而土居中位莫之能叛故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五事之序貌言視聽思思通土也庶徵之序雨暘燠寒風風亦土也然則雨霽蒙克驛克當屬之土矣 聖諭以五行繫五事而皆以土終之大概言乎可以破講官之疑為土為五行之主克者勝也上能克下水者五行之首故五行皆有克而土之克則行乎水火木金之中土之為克無類若驛之屬金金曰從革朱熹曰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

亦可以見其連絡不絕之義也夫驛居四位者地四生金也克居五位者夫五生土也以此推之祭傳無差矣上

以為然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辛巳翰林院編修

道南陳洪範九事一曰五行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

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連歲畿甸邊鄙地震者數是

土失其性也臣願順五行以法天運二曰敬用五事五事

者人君之大德而思者又聖功之本劉向傳曰思之用廣

厥咎霧濛厥罰恒風近來霖霧交作大風揚霾是思之失可

徵也臣願順五事以修君德三曰農用八政八政者經國

之大要而食與師尤今日之急務也今水旱頻仍飢饉相

繼軍伍耗缺賞罰混淆夷狄倡優于邊門盜賊充斥于郡縣食與師皆有可憂者臣願修八政以行王道四曰五紀夫日為君象又衆陽之宗邇者災惑留度內庫被災而五月朔日有食之陰長陽微不可不慎臣願協五紀以若人時五曰達用皇極夫皇極者大中至中之道也其曰民無有淫朋言民不可立黨也曰人無有比德言臣不可立黨也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此原有齊戕之風朋言訛興譎張為幻呈極之道蔽也久矣臣願達皇極以端治本六曰乂用三德夫剛柔為民性之偏而剛克柔克者乃人君感福之機故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言權不可下移也

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臣不可上階也權不移於下則
天下之政出於一臣不階于上則天下之勢定于一臣願
明三德以肅邦紀七曰明用稽疑蓋謀之鬼神則機隱而
難則謀之卿士衆人則理顯而易知是非大同即卜筮有
不能易者故是非之公議在朝廷則天下蒙其福是非之
清議在草茅則天下受其敝此議治體者所憂也臣願決
稽疑以定國是八曰庶徵蓋時與不時則系乎人忍之感
乃其時也謂之休徵其不時也謂之咎徵比年以來民訛
物孽及草木之妖歲時疊出臣願審庶徵以感休咎九曰
五福曰亦極夫五福者天之所降六極者人之所招嘗考

詩書所載殷高宗之事曰封建厥福曰壽考且寧即福與
富壽與康寧也高宗何以得此曰攸好德耳如曰台恐德
弗類無以正四方則盍治勤矣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則任相專矣曰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則求言切矣曰
台小子舊學于且盤暨厥終罔顯則講學遜矣曰天命降
鑒下民有嚴則敬天愛民誠矣曰不僭不濫不敢迨違則
行政慎矣然其要在於法祖故曰盥於先王成憲其來無
愆臣願定福極以立世則則嘉靖之治允垂萬世即高宗
下足侔也疏入 上嘉納之

臣按文學侍從之臣必因其所好而箴之則其言易

入是時世宗方講尚書而又留心於洪範即其疑
顧鼎臣之講而信楊一清之說則好在洪範可知慶
道南陳洪範而緣時事九日食地震物怪人妖與夫
威福之柄是非之公休咎之微無不謹書而併錄之
凡以高宗法祖為言世宗以祖為法真得翰苑之
體矣其後以不避忌諱為時相所黜然不久而卒復
位豈非洪範之陳有以當其心而然與

甲申詔改起用尚書羅欽順為吏部尚書遣官即其家促
使就道庚申上諭內閣令講官及翰林院官日輪一
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

其義以贊其所未曉大學士楊一清以經書淵微通鑑浩繁有難一一研究宜將大學行義日輪一官講析其大義參以時事明白敷陳則經書格言通鑑要旨盡在此書而治國平天下之道舉而措之不難矣上曰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講不以寒暑廢庶得探索精研一清請于三、八日各輪一員專講上曰卿免侍班貢詠等日輪一員進講如有召問不在此例

臣按經史要志悉彙括於大學行義一書尤人君為治之門也真德秀成之于宋而當時之君不能悉見諸行事我太祖書於廡壁日夕觀覽列聖講於

經筵未能詳備至世廟納一清之言講有專官五日一講不以寒暑廢此其勤學之美蓋又上婉祖考而遠超前代者德秀之意至是其遂乎

六月丙午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言黃河濟漕因為國家之利而汜濫無常則為地方之患今濟漕者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茌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壽春王等園寢為患巨測惟考之寧陵縣空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

無水勢易殺而園寢亦無所患乃為番說以聞工部請從
拯議上然之命拯等刻期舉工丁未贈故江西瑞州
府知府宋以方為光祿寺卿蔭一子為國子生以友湖廣
監陽人守瑞州時濠有反狀因繕城墾集民兵以備之濠
使至不為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就
繫之明日濠遂反械以方至舟中以方罵濠不屈赴水死
是巡撫陳洪謨上其事故有是命癸丑上重刊大
學衍義大學士楊一清請御製序文冠諸首明日上
聽經筵講畢御製五言古詩一章并序一首寫示內閣
楊一清依韻恭和以進上覽畢賜璽書有忠誠鑒到之

彙及勉以協恭輔導總集成一冊名曰訓學詩 丙辰大

學士謝遷疏辭召命 上曰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誨輔

德尚資耆碩宜勉為朕一出以副眷倚至意 戊午始命

歲貢生授教職 甲戌 上以災異修省諭大學士楊一

清曰朕自己過不能已知而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朕與卿

等當加省悔卿等當速言之若不忍明言便當密疏直說

使朕改過庶幾上承天意方可無負卿其勿憚勿吝

臣按修省無過求言而改過斯可回天當時輔臣侃

侃能言者必歸于一清嘗極道災害之由凡君道臣

道君子小人中國四夷德教刑法既以條陳無隱而

復悉修省之誠修省之澤修省之害

世宗憲納頌

行可謂諫行言聽矣至是尤冀速言之密疏之所以
冀望者無所不至人臣遇此豈非萬世一時乎蓋其
經筵之上講究大學衍義務而于求諫不暇改過不吝
古聖君能成其德者必深有當乎其心耳甚哉經筵
有益於君德而一清遠就之功不可誣也

七月乙酉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寶無錫人為江西提學
副使累陞右副都總督漕運以忤逆璫致仕後起今職至
是卒謚文莊寶博學有行誼所著有史學簡端錄士論之

臣

按邵寶性度端雅有古人風事母至孝年踰六十

朝夕不離左右為戶部侍郎乞終養大臣交薦不聽
世宗不忍奪其志仍勅有司存問其母初為江西
提學敦尚道義以身為教一待士風丕變嘗曰願為
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觀其撰章懋祠堂記一以程
朱為宗取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而著
日格子十二卷又做朱子杜倉法行于許州蓋將終
身服膺焉同時有詆毀程朱者辭而闕之其曰不願
為假道學蓋粹然一出於真矣

己丑南京刑部尚書林俊疾革時具疏願 皇上懋志聖
學潛心孝理信任忠賢廣開言路保養 聖躬調和元氣

且預辭身後祭葬章下所司 已巳 上諭輔臣曰朕思
每年初度請于朝天等宮建齋以祈壽夫人君欲壽非齋
醮所能致果能敬事上天凡所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謹
則必得壽矣以齋醮為乎今欲將內三經版與外二寺凡
遇初度一應齋醮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宮如故夫革三版
二寺之齋者所謂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之意存一宮之醮
者蓋為春祈秋報之意朕此意欲言已久恐人譏朕偏向
特於卿等言之庶見崇王之意

臣 按保身立命者壽戕身伐命者死蓋壽夭非自外
來也若以壽之故而設齋醮以齋醮之故而費民財

豈但壽不可必而且無以壽國王道似不如是我
世宗致謹于戕身伐命之戒而止為春祈秋報之舉
崇正闢邪真中興之偉烈矣

八月甲寅初以陝西之役推功揚一清命賈誼擬勅加恩
一清疏辭上遣內臣諭旨一清復上疏以為陝西之捷
陛下神威聖德諸將協力成功雖王憲不得專美豈臣
身在朝署可得攘為己功且殿學非賞功之官武蔭非無
功可賞上察其誠免賜蔭餘如前旨甲子光祿寺少
卿黃綰訟王守仁等平宸濠功上命給守仁券祿已
丑廣西田州賊黨王受等為亂受入思恩執知府吳期英

封其庫藏以鄉兵守之。于是干長高貴等遣壯士由間道入城為內應。夜引兵奮門殺守者二十餘人。收護府印庫物送期英。時受攻武緣甚急。參將張經堅壁拒守。頭目許用與戰斬其渠帥一人。衆皆披靡。賊乃遁去。都御史姚鏐以捷聞。上以賊鋒雖挫首惡未擒。仍命王守仁亟督兵撫勦以靖地方。九月壬子。徐濟縣民薛良訐告張寅係妖賊李福違變易姓名。山西巡撫江潮巡按馬錄據拾其事。生以謀反重罪。時武定侯郭勛遣書馬錄為訟其寃。錄并劾勛。上責勛對狀。刑科給事中張造等復劾勛黨逆。上從之。因命各犯城繫去。京集三法司會問。時薛良及

證者面指張寅為李福達實語。刑部尚書、順、蔡具獄。如江潮馬銀言。上令午門外更訊順、蔡，仍執前詞。上謂薛良等已經早昭勘問，招屈。今乃扶同入人重罪。朕親鞠于迅楊一清，以輔展不親獄訟，乃已。仍會訊之。順、蔡等乃改擬張寅造妖言律。上曰：改擬妖言，亦不見妖書。今戴罪辦事，行取原勘官面加質證。言薛良昔與張寅有隙，將李伍妄作李福達，並無反亂等情。上怒三法司支調，但以一良當罪。令顏、順、蔡及江潮等同下三法司用刑推究。上以諸臣不稱任使命，桂、蔡等究明奸搆大獄。薛等因言給事中御史誣上行私。上以為然，具得張寅

被誣之狀命差官代還馬錄以故入人罪未決擬徒上
以擬為輕欲坐以奸黨律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受死恐
天下不服宜發邊地充軍既而諭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
害人罪有所歸與其侈及後世不若誅及其身以從彝典
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
法外用刑人無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

臣按薛良之挾讐張寅之受枉馬錄故入人罪頗愆
壽扶同執問世宗再令詔獄寅得辨雪錄乃遣成
恤無辜正法律其英明果斷蓋千載所無雖論其情
欲置之于死而按其罪始從之以律一清拆獄之妙

也卒之君不廢法民不受枉雖自陶何以加此
致仕大學士梁儲卒于鈞請謚部議以立身輔政有干公
議上以先朝舊臣謚以文康

臣按梁儲請謚禮部以為公議所干而世宗獨以
文康與之始嘗疑其為過謚然考其履歷則知文康
猶不足以盡之也儲當武宗朝權奸柄竊雖言色無
所忤於權奸而陰能扶持正人觀其不草秦府之乞
地不草威武之自稱至建儲一節即宸濠江彬之謀
皆毅然不聽而定策以迎世宗成中興之治厥功
偉矣當時臺省詆儲厚積而部議亦以為然及沒無

西華集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 言取

何而子孫不免窮餓公議安在哉 世宗不從而謚

以文康匪獨感其迎立之勲抑亦鑒其立朝之績耳

十月辛亥初哈密數為土魯番所破餘衆走入塞散處諸

城前後千餘人並僦屋以及貸田以耕邊臣因撫留之間

從官軍逐虜有功輒加賞發所得鹵掠輒與之及是其首

以陸地不足以資君種請奏量給兵備趙載以為宜使人

告諭諸夷宣國厚恩責以興復哈密大義量給衣食不得

妄有陳乞俟復哈密別為議處都御史李珣以聞下提督

尚書王憲議憲言土魯番獻款求和哈密興復計日可待

而酋長忘其故國亡文有所求此未可許也且夷性無堡若

拙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府庫矣如之
何民不窮且盜耶臣惟 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
必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奏臣見每年
進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為私科索小民怨罵載道宜
加禁約犯者勿赦 上命都察院訪察犯者以贖論

臣 按今天下水旱頻仍飢寒迫體即賢有司撫綏州
卹猶恐不能救也乃科罰無章征輸無藝置買珍奇
綺麗交結上官即為上官所親厚者悉厚遺結納為
之稱說而至於循良之吏躬行敦朴不要聲譽乃使
此交謫以為無能習尚如此民不堪命已匪一日矣

及其朝覲入京又以官之崇卑為賂之厚薄雖云內閣以部院為府庫部院以監司為府庫監司以郡縣為府庫而究其實則府庫皆在郡縣而郡縣則在生民今察凋已極則生民府庫已耗匱無餘而猶朝鞭暮朴使其鬻子賣妻彼郡縣者藉此以博一身之榮擢而監司者且以為才郡縣也交章薦剡豈不倒置之甚哉世宗令都察院訪察而以臧論蓋謂可以禁之耳然轉託以密送者尤不少戒非清源之道也必也責令巡按凡清廉者皆薦貪汙者皆劾則賂遺之風不禁自止矣

十一月甲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地多為各
監局及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
產非納之死地則驅而為盜耳既往無論已願自今以後
凡有請乞絕勿復許小民控訴乞賜審斷使畿內之民有
所恃以為命上曰卿等所言甚合朕意令戶部推侍郎
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一人領勅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
汎濫請乞及額外侵奪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
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巡按御
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欽賜有籍可據者則
已其餘近年請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事竣具上其

籍承委官有畏避權勢者以狀聞

臣按漢先武時有言河南南陽不可問者蓋以其地多近臣多帝親故田宅踰制小民侵占耳世廟因一清之疏清理京畿而暨及天下不惟將來受其賜而且既往懲其愆彼近臣帝親孰不凜然守法乎

十二月甲辰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邇來鹽法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官不為禁其速議區處禁約事宜以聞戶部尚書劄文盛奏曰臣等思欲救正今日之弊必先申明祖宗之舊制又在朝廷之上杜奏計之門

而奸無所利絕占窩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矣至于錢法必奉行之吏參酌物情使市肆無擾宣布條格俾偽為者不容然後錢法得以通行因條鹽法五事一禁私鹽二禁占窩三禁奏討四明限期五添刷引錢法三事一恪遵錢制二嚴禁私鑄三嚴禁私販 上以文盛議皆可行第餘鹽官買未審於民便否令巡鹽御史再議以聞自後有奏討殘鹽者戶部及該科叅奏重治錢惟禁私鑄之偽惡者餘不必禁 戊辰詹事霍韜具陳 太祖舊章及近來有合者條奏以聞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戰桑棗而北方尤宜今令六軍萬姓仰食江南甚非策也

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乎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北方農民栽種北方桑棗此今日至急務也一言未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沿邊巡撫官誠能查覈軍伴招集游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之後可以盡闢也一憲綱以農桑為衣食之原督守令用心勸課此巡按責也今則徒為文具未嘗言某守某令興過水利幾何勸課農桑幾何此非巡按失職而民生所由以寡遂乎一言諸司職掌所載各處壩閘陂地可引水灌田者不時修復洪武初諭又言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勢修之今誠行焉不惟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

惠不致潢溢一言職掌所載內外軍職俱有定額今則陞授漸多衛所不足乃有浮于原額幾倍者乞勅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未及二十歲者不許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雖行世襲之制而實與考選之典乃今悉賂權貴不拘年限即與比試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阯問陞賞孰使夏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故惟陞首功餘皆班賚有差週年奏捷者帶奏者緝獲妖言者捕獲賊盜者皆巧立名色以冒陞職去祖宗遠矣一言

洪武中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
登令講讀大誥三篇今儒生不知誥律久矣仍令禮部刊
行大誥諸書嘉惠臣民一言僧道度牒當與對冊如寺觀
一所則併居其衆一言求樂中有軍民子弟私自削髮為
僧者併其父兄發北京為民種田蓋奸民避罪及惰民不
力田者俱欲為僧今惟懲之不惟邊方可固而貧民亦得
其所一言景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每留六十畝為業餘以
給民佃種此令一行不惟奸民不利田畝不為僧道廢小
民亦得田土而不為僧道所兼併矣疏入詔下所司知之

臣按霍韜此疏皆經國實務非書生之臆說也北方

之民不習農業撫按之官不勸農功武職以賄襲職而不知韜畧弓矢文士以藝相高而不知講讀誥律梵宮緇流箒鼓愚俗而奸雄藏匿乘隙為非此後世因襲之弊而無有能言之者謂取祖宗之所已試者而欲世廟行之復祖救時其謀慮遠矣

庚戌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真錫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劇瀆之變隨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惑武宗安撫遂計擒之若永者誠

不易得乞賜起用則內臣皆知為善之有益而勉于效忠

矣上然之乃起永提督團營丁巳吏部尚書羅欽順

進所繪禹跡九州圖己未上以團營重務為國家第

一事諭大學士楊一清一清等謹陳六事一曰慎簡提督

文臣蓋以兵部不應兼管營務乞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

大臣專設一員以提督之二曰嚴擇將領官員蓋以所任

多膏粱統袴不開軍旅宜推舉將官曾經戰陣者付以蒐

選教練之任三曰慎選戰鋒官軍蓋以出兵禦敵必使鋒

銳者當先任其衝矢豎立不動俟其少却奮以乘之今宜

大簡各營分為筭策選其勇健者二千人為一等就中又

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為戰鋒專備征調
曰時訓練以求實用蓋以把總官雖知號令而軍士徒應
故事必使營中官軍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
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
奏不差美而又簡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責以成功五曰
禁科剋以作士氣蓋以管糧等官科斂多端所存無幾乞
自後假借科斂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處京營馬廄蓋
以營馬多瘠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貪難故耳訪得各軍一
年全支草料者九三月餘月折解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
覈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卹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

罰者無辭矣 上令兵部如議行

臣按國初為三大營景泰分為十營成化分為十二
團營正德更為東西兩官廳管操官曰提督於公侯
伯都督內推選先時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領之至
是特設提督一員初名贊理軍務後改協理戎政其
事專其責重後復以科道巡視則其法不益密耶一
清六事之陳凡今之為團營者皆當以此為準

兩朝憲章錄三卷終